

讀
風
偶
識



20297

讀
風
偶
識

崔述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讀風偶識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

讀風偶識

此據畿輔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讀風偶識卷一

大名崔述著

六經自秦火後，漢初諸儒傳而習之，遂大著於當世。然自後漢之末，下逮六朝初唐，而經義之晦者亦復不少。何以言之？尚書伏生傳今文，歐陽大小夏侯說之。孔安國傳古文，馬、鄭注之。自永嘉之亂，今文亡，而古文孤行。晉宋之際，遂有妄人僞作古文，尚書及孔氏傳。至唐用以取士，而孔、鄭之古本亡。尚書之旨遂晦。詩在漢初有魯申公、齊轅固生，各以詩傳其弟子。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子，雖不能無傳流之誤，要大概爲近古。其後燕韓嬰亦傳詩，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齊、魯之醇。最後毛詩始出，衛宏爲之作序，多傳會於春秋傳文，以欺當世。否亦強爲之說，而實以人與事。學者不加細考，以爲真有所傳，遂謂其書優於三家。從而註之箋之，由是毛詩盛行。三家漸微，逮於晉、魏、齊、魯之詩遂亡。韓詩亦不復行於世。學者所見，惟有毛詩，童而習之，不復知有他說。雖淹博好古之士，皆以爲經之本旨固然，而詩之旨亦晦矣。蓋嘗思之，易道高深，聖人猶欲假年以學之，固非學者所能輕窺。而春秋游夏莫贊一詞，雖有左、公羊、穀梁三賢者爲之作傳，而聖人之意究難窺測。惟詩書與禮，乃學者所可幾。是以聖人以爲雅言，然禮多係儀文之末，且其殘缺太多，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。故惟詩書爲最要，而皆爲漢末、晉、隋諸儒之所雜亂，良可惜也。良可歎也。幸而論語一書明白易曉，復有孟子一書以羽翼之，何晏集解雖

無所大發明而未嘗偏執一人之見。趙岐之解尤爲醇正。及宋朱子爲作集註。聖人之旨益顯。學者賴之得以稍窺聖賢之蘊。然終不能不爲詩書惜也。朱子雖作詩傳。又命其門人蔡氏作書傳。然皆未能盡駁詩序及僞孔傳之誤。而世猶以朱子爲非。非傳而從序者不可指數。自余所見。惟鄉野孤陋之士。但知爲時藝者。不與傳異同耳。稍有學識。則據序以議朱傳者十人而九。余獨以爲朱傳誠有可議。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。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尙不少。何則。世所以信序者。以其近古耳。齊魯韓毛均出於漢。且三家俱在前。何以此獨可信而彼皆可疑。三家之書雖亡。然見於漢人之所引述。尙往往有之。其說率與今之詩序互異。如謂近古者皆可信。則四家之不應相悖。則必有不足信者矣。豈非後世學者但見毛詩之序。而遂不知其可疑耶。朱子既以序爲揣度附會矣。自當盡本經文。以正其失。何以尙多依違於其舊說。此余之所爲朱子惜者也。余之爲考信錄。凡詩書之文有關於帝王之事者。既已逐時逐事而辨之矣。顧二南既不詳其時世。而卽以下十二國風其事多在東遷以後。是以罕有及者。然亦往往於暇日。就其所見。筆而記之。考信錄旣成。乃復綴輯而增廣之。以拾其遺而補其缺。竊謂經傳旣遠。時事難考。寧可缺所不知。無害於義。故余於論詩。但主於體會經文。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爲必然。雖不盡合朱子之言。然實本於朱子之意。朱子復起。未必遂以余言爲妄也。嘉慶乙丑六月崔述識。

余見世人讀詩。當初學時。卽取詩柄連經文合讀之。朱子集傳略說本篇大意者。俗謂之詩柄。及長。遂不復玩經文。而但橫一詩柄於其胸中。以爲足矣。其聰明者。則多厭舊喜新。偶見衛宏詩序。輒據

通論詩序

以爲奇貨秘笈。自謂曾見漢人之說。宋人書不足復觀也。於是序所言者必以爲是。而朱子所言者必以爲非。大抵今世之說詩者。此兩端盡之矣。余家舊藏有讀風臆評一冊。刻木甚楷而精。但有經文。不載傳註。其圈與批。則別有硃印套板。余年八九歲時。見而悅之。會口先大人有事。不暇授余書。余幼不記憶爲何事。乃取此冊。攜向空屋中讀之。雖不甚解其義。而頗愛其抑揚宛轉。若深有趣味者。久之。遂皆成誦。至十歲後。始閱朱子詩傳。亦不知何爲詩柄。又數年後。始見詩序。亦不知其可寶貴者何在。以故余於國風。惟知體會經文。卽詞以求其意。如讀唐。宋人詩然者。了然絕無新舊漢。宋之念存於胸中。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。不合者則違之。但朱傳之合者多。衛序之合者少耳。嗟夫。嗟夫。安得世有篤信經文之人。而與之暢論斯旨乎。嘉慶丙寅十二月。述又識。

一、詩序乃後漢衛宏作。唐人舊說以爲子夏。毛公所作。沈重云。案鄭詩譜。意大序是子夏作。小序是子夏。毛公合作。陸氏云。舊說起關雎至用之邦國焉。名關雎序。自風風也。訖末。名爲大序。卜商意有不盡。毛更足成之。此說非也。何者。史記作時。毛詩未出。漢書始稱毛詩。然無作序之文。惟後漢書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。乃爲其訓。宏從曼卿受學。因作毛詩序。善得口雅之旨。於今傳於世。則序爲宏所作。顯然無疑。其稱子夏。毛公作者。特後人猜度言之。非果有所據也。記曰。無徵不信。不信民弗從。今衛宏作詩序。現有後漢書明文可據。如謂爲子夏。毛公所作。則史漢傳記從無一言及之。不知說

者何以不從其有徵者而惟無徵之言之是從也。

一、孔子魯人也。孔子既沒，七十子之徒相與教授於齊魯之間。故漢初傳經者多齊魯之儒。子夏雖嘗教授西河，然究在魯爲多。觀戴記所言，多在魯之事，而論語稱子游譏子夏之門人，子夏之門人間交於子張，則子夏之門人在魯者不乏矣。齊魯既傳其詩，亦必并傳其序。何以齊魯兩家之詩均不知有此序，而獨趙人乃得之乎？蓋自毛公以後，傳其說者遞相附會，宏聞之於師，遂取而著之序耳。而後之人乃奉序爲不刊之典，其亦可嘆也夫。

一、以序爲子夏、毛公所作，固已不可信矣。尤可怪者，宋程子以大序爲孔子所作，小序爲當時國史所作。夫論語所載孔子論詩之言多矣，若關雎章、思無邪章、誦詩三百以及興觀、羣怨、周南、召南等章，莫不言簡意賅，義深詞潔，而詩序獨平衍淺弱，雖有精粹之言，亦多支蔓之語。絕與論語之言不類，豈得強屈之於孔子？至於各篇之序，失詩意者甚多，其文亦殊不類三代之文，況變風多在春秋之世，當時王室微弱，太史何嘗有至列國而採風者？春秋經傳概可見也。以爲太史所題，謬矣。嗟夫，本草內經，世以爲神農黃帝之所作矣。六韜，世以爲太公之所作矣。山海經，明明載西漢之郡縣，而公然以爲出於禹、益，月令明明載戰國之躔度，而公然以爲作自周公。彼術數之徒，淺學之士，苟欲尊其所傳以欺當世，亦不足多怪。不料儒者而亦蹈是習也。

一、舊說以詩序風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也止，多通論全詩，因目之爲大序。爲子夏所作，及朱子作傳，

從程子以爲孔子所作。而以樂得淑女以下數言析哀樂淫傷爲四事。且以傷爲傷善。大失論語之旨。遂割屬之小序。而斷自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。余按詩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以下。句相承字相接。豈得於中割取數百言。而以爲別出一手。蓋關雎乃風詩之首。故論關雎而因及全詩。而章末復由全詩歸於二南。而仍結以關雎。章法井然。首尾完密。此固不容別分爲一篇也。至關雎。麟趾之化。繫之周公。鵲巢。鸛虞之德。繫之召公。明明承上文一國之事。繫一人之本而言。故用然則字爲轉語。若於詩之至也畫斷。則此文上無所承。而然則云云者。於文義不可通矣。由是言之。序不但非孔子夏所作。而亦原無大小之分。皆後人自以意推度之耳。

一、舊說以逐篇序其義者爲小序。鄭氏樵以首句爲大序。下文所言爲小序。程氏范氏則又以首句爲小序。下文所言爲大序。說皆與舊說異。隋經籍志稱序爲子夏所創。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。說者因是遂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作。或以爲太史所題。而其下乃衛宏所續。余按序之首句。與下所言相爲首尾。斷無止作一句之理。至所云刺時刺亂者。語意未畢。尤不可無下文。則其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。況宏果續前人之序。蔚宗豈得歸功於宏。而謂今所傳者爲宏作乎。然乃爲是說者。無他。皆由尊崇序說太過。惟恐言爲宏作。則人輕之而不深信。而無如後漢書明明有宏作序之文。故不得已而分屬之。以發端首句爲太史毛公所作。而其下文乃歸之宏。以兩全之。嗟夫。古人已往。不能起九京以自明。一任後人欲口之誰卽屬之誰耳。此可爲長太息者也。

一、齊詩魯詩皆自漢初卽著於世。魯固孔子所居，齊亦魯之昆鄰，蓋皆傳自七十子者。書出既早，則人見之者多，而傳會較難。且當漢初，朝廷尙未敦崇經術，則其說本於師傳者爲多。其後經學益重，諸家村立，務期相勝，傳其學者亦不能無傳會以逢時者。然大要爲近古。韓詩後起，已非齊魯之比。毛詩之顯，又在其後。書出既晚，則師弟子私相授受，雖多增其舊說，傳以己意，世亦無從辨之。況嬰燕人莢，趙人亦不能逮齊魯間聞見之真也。

一、三家之詩雖不傳，然見於漢人所引者尙多。如以關雎爲康王時口，以采芣爲懿王時詩，以騶虞爲主鳥獸之官。班氏以南仲爲宣王時人，馬氏以出車爲宣王時事，玩其詞意，考其時勢，皆得之。則知齊魯之詩決有所傳，非憑空妄撰者。卽賓之初筵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，韓詩云賓之初筵，衛武公飲酒悔過也，亦未見其不如刺幽王之說也。毛詩序云賓之初筵，衛武公刺時也。幽王荒廢，云云。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。毛詩之初亦必有所傳，故柏舟淇澳皆深得詩人之旨，但以其書晚出，其徒之附會者過多，雖無所傳者亦必揣度而爲之說，或強取傳記以實之，而有所傳者亦必增飾其說，別出新意，以新勝於三家，是以其說乖謬特甚，不知漢晉諸儒何以盡棄三家而獨取毛詩也。

一、詩序好強不知以爲知，孔子之修春秋也，特二百年前事耳。史冊尙在，然已不能盡知，往往闕其所疑，三百篇之詩經秦火以後，豈能一一悉其本末？故史記稱申公教無傳疑，疑者則缺不傳，是當楚漢之際，居於魯而得孔子之真傳者，已不能盡知也。今毛公乃趙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，乃能篇篇

皆悉其爲某公之時。某人之事。其將誰欺。然其失經意在此。其能使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。何者。彼以爲教無傳疑者。必有所不知。此言之歷歷者。必其無所不知者也。余有族人子聰穎而無學術。一日有鄉人來。以古事相質問。不知也。遂妄言之。鄉人既去。乃謂余曰。與鄉中愚人語。不可言。知言不知。則彼將輕我。雖妄言之。彼庸知其非乎。彼見我言之鑿鑿。惟有心悅誠服耳。嗟夫。申公詩不傳疑而先亡於西晉。毛詩逐篇皆序其由。垂二千年而莫敢議其失。乃知族人子之所見良是。無怪乎元明諸儒之多以朱子詩序辨說爲非也。

一、詩序好以詩爲刺時。刺其君者。無論其詞何如。務委曲而歸其故於所刺者。夫詩生於情。情主於境。境有安危。亨困之殊。情有喜怒哀樂之異。豈刺時刺君之外。遂無可言之情乎。且卽衰世。亦何嘗無賢君賢士大夫。在堯舜之世。亦有四凶。殷商之末。尙有三仁。乃見有稱述頌美之語。必以爲陳古刺今。然則文武成康以後。更無一人可免於刺者矣。況邠風之雄雉。王風之君子。于役。皆其夫行役於外。而其妻念之之詩。初未嘗有怨君之意。而以爲刺平王。宣公。抑何其鍛煉也。尤無理者。鄭昭公忽。雖非英主。亦無失道。而連篇累牘。皆指以爲刺忽之詩。其所關於名教者。豈淺哉。至宋朱子始駁其失。然自朱子以後。說者猶多曲爲序解。以議朱子之非。吾不知其爲何故也。

一、詩序好取左傳之事附會之。蓋三家之詩。其出也早。左傳尙未甚行。但本其師所傳爲說。毛詩之出也晚。左傳已行於世。故得以取而牽合之。然考傳所紀及詩所言。往往有毫不相涉者。伐鄭之役。五

日而還。而強屬之居處喪馬之章。宋襄之立。衛在楚邱。而猶欲以刀葦杭河而渡。言仲則必爲祭仲。言叔則必爲共叔。亦有采而失其意者。以寅周行爲官人。斷章取義也。而誤以爲閔使臣之勞。以碩人篇證莊姜。證其美也。而誤以爲閔無子之意。蓋緣漢時風氣。最好附會。重黎也。而以爲羲和。太皞也。而以爲包羲。炎帝也。而以爲神農。以彼爲此。比比皆然。不之怪也。漢書藝文志云。漢興。魯申公爲詩訓故。而齊轅固。燕韓生。皆爲之傳。或取春秋。采雜說。咸非其本義。與不得已。魯最爲近之。則是齊韓諸家。已采左傳之事。以附會之。況於毛詩晚出。作序者在後漢之初。其取傳事。以附會之。更不待言。漢末魏晉諸儒。不加細核。輒以爲其說有據。遂篤信而不疑。是詩序之失在附會。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。亦在於附會也。

一、鄭氏樵云。毛公之時。左氏傳未出。孟子國語。儀禮未甚行。而毛氏之說。先與之合。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。余按左氏春秋在西漢時。但未立學官耳。張蒼賈誼皆傳左氏春秋。不得謂之未出。況毛公之詩傳之貫長卿。長卿又從父。貫公受左氏春秋。長卿父子旣可以受左氏春秋。安見毛公遂不見左氏春秋也。且又安知非長卿取左傳之事。以附會於詩篇。而傳之日久。遂以爲出於毛公乎。至於孟子儀禮。亦非隱僻之書。人所不能見者。而序以昊天有成命。爲郊祀天地。與國語之言正相左。國語謂稱成王之德。乃鄭氏反以爲先與之合。抑又誣矣。又按鄭氏作詩辨妄。痛斥序說。乃不信毛詩者。不知何以其言如此。豈所傳異詞邪。抑其說有初年晚年之別邪。惜乎。余之學淺居僻。見書不多。未

能一一細考之也。

一、詩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。篇在前者，不問其詞何如，必以爲盛世之音；篇在後者，亦不問其詞何如，必以爲衰世之音。不知詩篇傳流日久，豈能一一悉仍其原次，卽如國風定之方中，在載馳之前，我送舅氏在黃鳥之後，其顯然可見者，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爲美，在後者皆以爲刺詩乎？如此說詩，古人之受誣者多矣。至若周頌二南，尤非一世之詩，乃定以二南爲文王世，周頌爲周公詩，雖其文之明言爲平王成王者，亦必委曲而歸之於文武，則是吾意所欲與者，卽與之所欲奪者，卽奪之在我而已。古人夫何能爲，謂白馬爲非白馬，豈但戰國橫議之士能之乎哉？

一、以篇次論詩而不惟其詞，是特世俗勢利之見耳。京師鬻貨諸肆，皆以字號爲高下，其有改業及歸里者，則鬻其字號於人，多者至數百金。買貨者惟其字號不易，則買之，其貨之良苦不問也。磁州產煙草，楊氏之肆最著名，余魏人皆往販其貨，偶貨不能給，則取他肆之貨，印以楊氏之字號而與之。販者不惜價，食者無異言也。夫以篇次論詩者，亦若是而已矣。余生平無他長，惟以文論文，就事論事，未嘗有人之見存焉。奈何說詩而但以篇次爲高下乎？吾不知世何爲而信之也。

通論二南

周南召南二十五篇，自鄭孔以來，說詩者皆以爲在文王之世。朱子集傳因之，旣皆以爲文王時詩，勢不得不以爲有正而無邪。於是漢廣之游女，行露之速詆，標梅之迨吉，野有死麕之懷春，皆訓以爲文

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。余反覆熟玩之。殊不其然。關雎。鵲巢等篇。詞既醇粹。音復和平。謂爲文王時詩可也。然聖人德盛化深。沒而民服其教。或至百年。本大戴禮稱黃帝語況歷武王以及成康。重熙累治。久道化成。安在文王之世。淳風美俗。被絃歌者累累。至武成。康之世而遂絕響哉。至漢廣行露以降。則顯然不類盛世之事者甚多。雖說者曲爲稱美。終不免於瑕瑜互見。謂其猶有先王之遺澤可也。遂以此爲文王之德之化。亦淺之乎。論文王矣。且二十五篇中。文王太姒與凡文王同時之人。未嘗一見。所見者獨甘棠之召伯。何彼穠矣之平王。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。孔子曰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。則不復也。然則其餘特不見其名。無可考耳。其必皆在成康以後無疑矣。大抵開國之初。俗多渾樸。人尙躬行。故作者少。而歷時浸久。則散軼者亦多。太平既久。風會日開。文章漸盛。故作者衆。而爲時尙近。則湮沒者亦少。此乃時勢之常。百代所同。固不獨周爲然也。乃後之說者。於此二篇。必委曲遷就。矯揉經文。以求合於傳說。卽有一二有識之士。斷然以此二篇爲武王以後詩。而其餘仍以爲文王時詩。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。又按齊魯韓詩說關雎者。皆謂在康王之世。書曰。三人占。則從二人之言。況魯者孔子所居。其所傳爲近正。而史稱申公教無傳疑。疑者則闕不傳。必非無據而云然者。惟謂爲陳古刺今。則篇中初無此意。當是漢時其徒附會爲之。朱子非之是也。成康正當周道之隆。必世後仁。豈無君子。豈無淑女。而必以爲文王之世。乃有之乎。關雎苟在康王之世。則葛覃以下。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。餘各見本篇中。

舊說文王徙都于豐。分岐故地爲周公旦。召公奭之采邑。使周公爲政於國中。而召公宣布於諸侯。於是德化大成於內。而南方之國。江沱汝漢之間。莫不從化。鄭孔朱傳略同。至武王。成王之世。乃采其詩。被之管絃。鄭箋以爲武王世。朱傳以爲成王世。卽今周南。召南是也。余按詩書之文。周公。召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。至成王之世。始分陝而治。於文王時。初未嘗有所表見也。周公。文王子也。召公之年。當更少於周公。當文王時。懿親則有虢仲。虢叔。異姓大臣。則有太顛。散宜生。閔天。南宮括。雖太公之耆德元勳。且不列於五人。之數。必無獨任周。召分治內外。而反不任舊臣之理。況分故國之地。不以與諸弟諸大臣。而獨賜二公乎。詩序云。關雎。麟趾之化。王者之風。故繫之周公。鵲巢。鸛虞之德。諸侯之風。故繫之召公。今按江漢汝墳。皆非周地。何以獨爲王者之風。殷其雷。稱南山之下。何彼穠矣。詠王姬之車。明明周人所作。不應反目爲諸侯之風也。鄭氏蓋已覺其不合。故改其說云。得聖人之化者。謂之周南。得賢人之化者。謂之召南。然漢廣汝墳之詩。初不在鵲巢鸛虞之上。何所見此爲聖人之化。而彼爲賢人之化乎。朱子蓋又覺其不合。故又改其說云。得之國中者。難以南國之詩。而謂之周南。得之南國者。則直謂之召南。然均之南國詩也。何所見漢廣汝墳二篇之當雜之國中。而殷其雷。何彼穠矣。周人之詩。又何以反得之南國乎。此無他。皆由誤以二南爲文王時詩。苦於其說難通。故不得不展轉以曲爲之解耳。不知周南召南。原不以內外分。而亦不在文王之世。蓋成王之世。周公與召公分治。各采風謠以入樂章。周公所采。則謂之周南。召公所采。則謂之召南耳。其後周公之子。世爲周公。召公之子。世爲召公。

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，是以昭穆以後，下逮東遷之初，詩皆有之。由是言之，二南不但非文王時詩，而亦不盡係成康時詩矣。

向來諸儒之所以務訓二南爲文王時詩者，皆由不解風雅之分，但見東遷以後，雅音斷絕，降爲王風，因誤以雅爲天子之詩，風爲侯國之詠，遂謂克商以前詩爲二南，克商以後詩爲二雅。東遷以後詩爲王風，故以二南爲必在文王之世耳。不知風雅之分，分於詩體，不以天子與諸侯也。天子之畿，未嘗無風，諸侯之國，亦間有雅。故豳亦王國詩也，乃不爲雅而爲風；賓筵、抑戒，衛武公之詩，而列於二雅。蓋由西周盛時，方尙大雅，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。惟周南、關雎之三，召南、鵲巢之三，與麟趾、騶虞及鹿鳴、魚麗等篇，乃燕射時所歌，是以人皆習之而流傳於世。此外或有一二傳者，然亦僅矣。其後大雅漸衰，小雅始盛，小雅又衰，而風始著，是以盛世之音少，衰世之作多。非天子之畿，其詩皆當爲雅而不得爲風與南也。且南者，乃詩之一體，序以爲化，自北而南，亦非是。江、沱、汝、漢，皆在岐周之東，當云自西而東，豈得云自北而南乎？蓋其體本起於南方，北人效之，故名以南。若漢人效楚詞之體，亦名之爲楚詞者然。故小雅云：以雅以南，自武王之世，下逮東周，其詩而雅也，則列之於雅，風也，則列之於風，南也，則列之於南，如是而已，不以天子諸侯分也。由是言之，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。

朱子亦以二南爲文王時詩也，又有故，蓋儀禮鄉飲燕射等篇，有歌關雎、葛覃、卷耳及鵲巢、采芣、采蘋之文，而世儒相傳以儀禮爲周公所作，朱子信以爲然，故謂此詩當在周公前耳。孔子曰：先進於禮樂，

野人也。後進於禮樂君子也。如用之。則吾從先進。又曰。禮與其奢也。寧儉。今儀禮之文繁甚。而聘食之禮。籩豆半米之數。又奢甚。則其爲後進之禮。而非周公之制。明矣。襄王賜齊侯。昨命無下拜。齊侯下拜登受。是春秋以前。君雖辭。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。至孔子時。始有升而成拜者。故孔子曰。拜下。禮也。今拜乎上。泰也。今儀禮君辭之後。遂升成拜。然則其書固在春秋後矣。春秋之末。家臣始有稱大夫爲公者。至戰國初。晉、韓、趙、魏氏。遂僭稱爲諸侯。而仍朝於晉君。魯之三家。亦皆稱公。今燕射之禮。諸侯之臣有諸公。若非作於戰國之世。安有是稱。由是言之。儀禮必非周公所作。明甚。且邠、鄘十二國。皆非一時詩。二南豈必皆一時詩哉。儀禮所歌者。惟關雎、鵲巢數篇耳。謂此數篇爲文王時詩。尙無大失也。因此數篇之故而并漢廣、行露、標梅、野有死麕等篇。皆訓以爲文王之化。說有不可通。則委曲以爲之解。而詩人之意盡失矣。

甚矣。特識之難也。世之論者。惟其名而已矣。今夫風雨之云。胡不喜。何異於菁莪、隰桑之文。卽木瓜之永以爲好。未必非淵游繫維之意。而傳以爲淫奔。無他。爲其在鄭、衛也。標梅之感。時野有死麕之懷春。明明非端人貞女之所爲。而自毛、鄭以來。皆訓以爲文王之化。風俗之美。無他。爲其在二南也。四牡之行役。出車、采芣之伐戎。何異於六月、采芣之詩。乃在菁莪以後。則以爲其所自作。在魚麗以前。則以爲君上代敘其勞苦憂傷之情。以勞之者。詞同說異。何以稱焉。今試取六月、采芣而以勞詩釋之。何處見其不可者。然則是論詩者。不惟其詩。而惟其正變也。嗟夫。天下事之不求其實。而但徇其名者。豈可